

# “背对市场”的文学写作

昊昊

<http://blog.news365.com.cn/wenxue>

不久前公布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,梁晓声《人世间》以最高票获奖。梁晓声说,《人世间》的写作是他的一个情节,“是向现实主义致敬的一种写作,也是向民间生活的一种致敬”,可谓道尽了梁晓声几十年来文学写作的甘苦艰辛、理想追求、文学信仰……

我们知道,迄今为止,梁晓声已创作了超过1000万字的文学作品。这其中知青文学所占比重并不大,但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文学痕迹。

但是,梁晓声的文学成就,远不止为读者们熟知的知青文学。在新旧世纪之交,梁晓声出版了一系列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矛盾、关注社会底层百姓命运的书籍,如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。由此,梁晓声“逐渐完成了由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主义批判者的角色转变”。

《人世间》则仍然是梁晓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、拷问时代焦点、关注社会底层民众、向文学致敬的一部重要作品。

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市,熟悉故乡的历史文化、故乡的生活,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,他更是感同身受,他与他生活过的这座城市一起历经世事沧桑。在《人世间》这部作品中,梁晓声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。小说书写了周氏三兄妹的奋斗和选择,其中既有他最熟悉的家人和朋友的人生轨迹,也有哈尔滨50年来的发展变迁。他从自己熟悉

的城市底层生活写起,然后一步步发散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和人群,勾画出一幅错落有致的世间百姓群像图。

有媒体评论说,“这是一个重要作品,不仅因为是梁晓声写的,不仅因为篇幅长,而是小说有力地刻画了时代变迁,尤其是时代变迁中的人物,他们一再向我们发问:人可以是什么样?人应该是什么样?那些人,那些精神形象,是立得住的”。

《人世间》四十多万字一本,共有三本。在这个视听时代,会有人读吗?有朋友提醒梁晓声,最好只有二三十万字,写那么长谁看呀?梁晓声的回答是,他要把《人世间》写成“一部背对市场的作品”,“畅销不是写作的唯一目的”。

这让如今动辄试图制造“畅销书”的作者,不知当如何想。的确,在商业环境中,一些写作者的文学意识、精神意识,被图书市场意识、自我宣传和商业文化包装头脑取代,作家的文化身份、人格特质向商业作家、市场人格角色转变。这些畅销书作家,把为市场写作作为前置条件,却很少自问一句作品中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。

实际上,梁晓声曾说过,他知道怎样的作品能够获得商业化的成功,太知道加入什么元素、怎么操弄能写出畅销书,但他不愿去迎合市场。“越写年纪越大,写到70岁的时候,还想着我这本书应该怎样写,人们到

底喜欢看什么?我加进哪一些,他们更喜欢看,这样我能多印多少册,多得多少稿费,不觉得自己太悲催了吗?这时候可能就只剩下一个愿望,向文学致敬。向文学致敬——我是因为这而写的。”

梁晓声秉承他坚守的文学创作原则,他的文学“跟金钱的关系那样远,写作当然就变得很纯粹”。《人世间》是要“写更多的他者,给更多更多的人看。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,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眼,如同社会本身的眼——此即文学情怀之一种,很重要的一种”,要“通过人物写时代。将时代与时代演进的过程较可信地呈现了,则史性一定程度上在焉”。

透过《人世间》,梁晓声的写作为什么“背对市场”?就是因为他自己永远不变的文学情怀,就是坚持文学的本分,坚守作家的责任和担当,要写出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的、时代的、史性的作品。梁晓声写作《人世间》,是要“向现实主义致敬”,“向文学致敬”;其实,读者不仅该向《人世间》致敬,更应向梁晓声致敬。他以自己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,坚守自己的文学态度和写作立场,不为“市场”“畅销”写作,当喧嚣、浮躁的潮流退去,必将凸显、展露出其所追求的文学理想、文化人格、精神品质的光芒。

## 编辑谈书

### 爱不可得

何晶

近来编辑张怡微在本报的专栏文章《文学中的“母职”》时,对其中一点颇有认同,“母亲可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;爱不是每时每刻都带有完美救援的功能,也会迷茫,也会完全不知道。”

放置到章缘最近发表在《小说界》杂志上的小说《大海拥抱过她》中来说,母女关系显得更为淡漠。母亲早年带着弟弟去住美国,晚年生病后甚至不记得她,只有提及弟弟时才有有所反应。为了“打捞”那点稀薄的亲缘,她去异国照顾母亲。母亲居住在她并不喜欢的海边,她无数次想要逃离,但想要获得爱的渴望也同样牢牢牵扯着她。然而一切爱的幻象都被母亲的遗嘱撕裂开来,母亲将房子和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弟弟,给她的仅有5万美金。她毅然打包了行李,叫来了以种种借口逃避照顾母亲的弟弟,她终究离那片海越来越远了。

母女、父子关系,来自血缘牵连的隐秘、幽微、亲密、激烈、决绝,“我”之外最初接触也最切近的人与世界,注定了其间的阐释空间。这关系如此难以界定,也如此难以处理。在成为父母亲的路上,一切都是未知,这个成为父母亲的人,在自我教育的过程里,完成度如何?作为个体存在者,她/他的欲望、偏好、情感,人性的复杂投射在母女、父子这样的至亲关系中时,或许恰恰是至疏。

母女、父子关系的复杂性,或许也在于,父母亲是离你最近的同性别对象,某种时候是你想要效仿或者拼命远离的人群类别。你生命历程中的每个阶段,他们都曾经经历,当他们的行为模式、个体选择与你的预期发生偏差之时,或许就是分别之时。父母必然会给予子女完美的爱吗?总有无数的事实,给予否定的答案。在做父母亲之外,他们是一个完整的人,人的一切在此映射,有优点,也包括自私、冷漠,以及恶。

“大海拥抱过她”,她曾经也亲近过大海。但在拥抱的过程里,带来了伤害。一次次亲近,一次次又推远。大海作为母亲的隐喻,她不喜欢却又忍不住靠近。每次站到海边,就是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求。这渴求,被母亲拒之门外,母亲转而将所有的爱,给予了血脉里的另一个人。爱的不可能获得,或许是一种注定。

## 作家微博

周国平



我读书的时候,会感觉到历史上的某些作家、某些哲学家和我特别亲近,特别容易和他发生共鸣,我把这个解释为我和他灵魂是有亲缘关系的,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亲缘关系。读书就是要去寻找那些和你的灵魂有亲缘关系的作家、思想家。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思想家。

宁肯



写完非虚构《中关村笔记》,恢复小说的感觉,最初读的是弋舟的早期的小说集《怀雨人》《所有的故事》。就像月光宝盒,认为可以重新找回自己。果然,读之不仅找回自己,还是一个新的自己,短篇的自己,梦想的自己。好像又回到庙宇中,如此宁静,自我,清晰。

蒋方舟



最近看了詹姆斯·伍德的文学评论,写得很好,受益良多。其中一篇讲到堂吉诃德。想想这部小说的上下卷还是挺有意思的,上卷他生活在一种模仿中(生活模仿传奇),下卷他生活在另一种模仿中(生活是为了回应自身的虚构性)。想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偶像不都是这样,逐渐活成了对自己的虚构。

## 文学客厅

### 书展记忆

这个暑期,接踵而至的图书盛会让更多读者倍感惊喜:西安、上海、广州、北京……无论大江南北,逛书展、读好书,似乎已经成为许多人消暑的一大选择。在您与书展的记忆中,是否有哪些难忘的片段?

杜湘涛

年年书展年年去,书香韵味洒满城。逛书展成了我冒酷暑的第一目标去处。今年除了买书,也遇到正在讲评的陈子善教授,以及毛尖教授,絮语之后收获颇丰。作为思南读书会的一行人,在上海书展期间我们深度参与了多项文化活动,我刚做完小手术,也坚持出席在思南公馆举办的全部十二场讲座,拍下了近五百张现场照片,得到了众多书友称赞。书展是上海符号,是读者们心中盛事。书展记录着广大群众阅读的大场面,展延着城市文化的内涵,体现着阅读空间的大景观。

唐经欧

今夏苦热,高温始终不退,处暑已过,仍未有收敛之意。与此相对照的是,为期一周的2019上海书展,暨“书香中国”上海周的盛大壮观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一是读者人数超历史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对书展书香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和饥渴感,不怕酷暑高温,汗流浹背,摩肩接踵,形成长龙。二是精品图书满书架,在全民阅读态势下,人们对图书的胃口越来越大,不但求其多,更求其好。古今中外,流光溢彩。三是室内环境好。读书需要冷静思考的好氛围,与室外骄阳似火对比,水火两重天矣。



陈晶龙

北京出版社一套《大家小书》丛书,大部分作者已经故世,但他们为读者普及文学知识所付出的心血一直为我们肯定。如王力《诗词格律概要》、朱光潜《诗论》、白寿彝《史学遗产六讲》等,不仅当年脍炙人口,至今仍是反复阅读学习的典范。最近几年上海书展,我都会到设在中央大厅的该社摊位逛一逛带上几本回家。今年书展起初找不到摊位,后经工作人员指点才找到,兴奋地又买了几本。此外前几年我曾到上海书展淘到簇新的《日汉大辞典》,收录条目18万余条,仅售一百元,让我喜出望外;去年则曾买到盖国梁主编的《中华韵典》,各大书店早已售罄,却在书展上偶遇,让我如获至宝,经常翻检。

下期话题预告

### 我心中的“文学70年”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砥砺奋进,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这些变化,在文学史上亦形成了浓墨重彩的华彩篇章。在您的阅读记忆中,哪些作品、哪些文学现场,展现了时代风貌,并深深影响过一代代读者?

我们将就该话题进行讨论,欢迎您给本报来函发邮件(zyy@whb.cn)登录(<http://blog.news365.com.cn/wenxue>),也可在我报官方微信参与发言,聊聊您的看法。